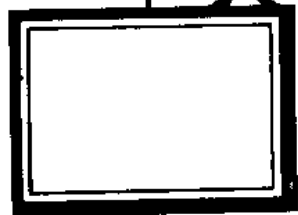


天使与金香

文 陈
学 明
画 林



天



与金香

段剑秋

文津出版社

天使与金香

Tiānshǐ Yǔ Jīnxiāng

段 剑 秋

•

文 津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大 同 营 印 刷 厂 印 刷

•

250×1168毫米 32开本 5.875印张 124,000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54-042-X/I·14

定 价 2.80元

——为渤海沿边的科技人员
和开拓创业的兄弟姐妹唱支歌

科学技术同社会主义制度結合，同人民群众历史首創精神結合，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實踐結合，就获得蓬勃发展的生机，产生出創造人間奇迹的偉大力量。

引自江泽民《推动科技进步是全党

全民的历史性任务》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上的讲话



惠民地区科委主任王法尧听
取散热器厂科技进步工作汇报

滨州市市长张英民(左一)和地区经委主任李在
峰(右一),听取袁金香(中)汇报获奖产品性能





中共惠民地委秘书长宋西九（中）同滨州市委副书记冯延礼（左一）视察黄河散热器厂冲压车间



地区经委科技科科长陈国章（右三）同厂方人员研究技改方案



副厂长高新家核对帐目



副厂长袁乃宝在
车间检查产品质量

系列产品

滨州市黄河散热器厂的



作者在书房里



获山东星火成果展交会金奖
的节能自动排气阀



目 次

天使与金香	段剑秋 许红霞(1)
第一章 婆婆啊婆婆	(3)
第二章 雁飞蓝天	(23)
第三章 好事多磨	(44)
第四章 众星捧月	(69)
第五章 步步登高	(99)
古墓与天使	段剑秋 (119)
第一章 出陵篇	(123)
第二章 扶摇篇	(136)
第三章 跨国篇	(157)
第四章 拓新篇	(171)

天使与金香

段剑秋 许红霞

第一章

婆婆啊婆婆

只要你生活在这个魔鬼与天使并存的世界里，会遇上无穷的苦忧与灾难，也会遇上意外的欢乐与幸运。

袁金香这位又刚强又懦弱的女子，受过一般女子没有受过的苦，也得到一般女子没有得到的乐。



历史的车轮转到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

由原始洪荒艰难曲折地走向科学文明的这颗蓝色星球上，沸沸扬扬十几年的东方大国已经开始趋于平静了。

四月的一日，夜幕垂帷。咆哮了一天的黄河已经疲惫，在千里大堤的监护下静静地流淌；喧哗了一天的堤坡林廊已经倦乏，在夜幕的笼罩之下默默地安歇；黄河岸边的这个小镇又送走了车轮滚滚、尘土飞扬、人声鼎沸、万事纷纭的白日，迎来了深远苍穹的满天繁星。细细的夜露从小镇路边高高的白杨树尖悄悄地降落，滤清尘灰飞扬的空气，滤去人畜喧嚣的嘈杂。空荡的街面上只剩下冷冰的水泥电杆和几盏昏黄的路灯，黑黢

驢的树影底下偶尔走出一二个在电影院门前卖完瓜子收摊回家的小贩，或是刁着骨头串街的狗。十年的动乱人人显得心力衰竭，无由地烦躁，巴望夜幕之下的平和静谧，于是大都早早地上床歇息了。

因为小镇座落在黄河北岸，故名北镇。北镇的街道不长也不短，从这头可以望到那头的杨树梢。虽说这里是惠民地区的机关驻地，只因工业发展迟缓，农业生产欠佳，其贫穷在全国也是挂了名的。穷地区很难谈得上高楼大厦市面建设，一切从简将就。好在都是来自渤海沿边的穷苦乡下艰苦奋斗惯了的干部，有的还经过战争的残酷与艰难，在此工作倒也觉不出受什么难为。机关与乡村一街之隔，干部与百姓一墙为邻，习惯下来倒也融洽。秋风横扫落叶之际，道北的百姓手持竹篮到路南的机关院里搂树叶子当柴烧，在机关家属们面前毫无位卑身贱之感。长年累月受地区机关干部的熏陶，这里的百姓比乡下百姓长更多的能耐，根本不把小干部们放在眼里，好不好喊一句：“怎么？怕你哩！跟我找专员吗？”好像行署的专员随时都会听他调遣，为他服务。

于是，这城乡混杂的北镇街面便“生”出许多千奇百怪的人物来，演出许多千奇百怪的故事。

本故事就发生在惠民行署机关大院北门对面榆树林西边的一个小院里。

二

这不能算个完整的小院。虽然盖了三间北屋，虽然西面、南面以邻居的房舍为墙，可朝路的东边连个院墙都没有，更别

说什么样式的大门和门楼。北屋西山上有个砖垒的小棚当伙房，东间的前面也有个半头砖垒的窝，一早一晚冒一股青烟。一户人家两个灶门，都飘荡着一股子穷气。

虽说家贫，可那占据西面两间房子的公公婆婆架子不小。尤其那满脸皱纹的婆婆，两眼常放射着鹰般的猎光，吓得面前的媳妇战战兢兢。右边椅上木纳的公公个子不小，然而他历来是“妻唱夫随”，只充当一种摆设，如同桌子上摆的茶壶茶碗，任凭老太婆的手指头拨弄，放哪是哪。这一家子真正唱主角的是左边椅上的老太婆。

老太婆个头不高，却浑身紧凑，十分威严。她定定地坐在桌边的椅上不放声，左手轻触桌子角上飘散香气的那个茶碗，右手挟一支烟雾缭绕的香烟。她深深地吸吮，把那浓浓的烟雾吸入肺叶，串几个花儿又从气管、鼻孔里慢慢喷出，于是面前便飘起层层雾帐。她把右小腿提起盘上左膝，半扭着脸儿瞅那蜘蛛结网的白墙角，故意不去瞅那站在她面前的两个人，仿佛这俩人在她眼中连个虫儿都不如。这种气势令面前那位怀抱娃娃瘦柴般的女子从心里发冷，一声“娘”没有叫出口，扑哧一声跪下去。

那男子也跟着跪下。

那老头儿不知如何是好，忙看老太婆的脸色。老太婆仿佛还没有看见，依然盘着腿儿吸烟、喷雾，看墙角上的蜘蛛结网。升高的月亮透过门窗的玻璃射进屋里，照在下跪的女子头上、身上，那张干瘦的脸儿越发苍白。大大的泪珠缓缓地落下砸在她面前的水泥地上。

街上传来汽车夜奔的呜呜声。跪在地上的女人觉得出地面有点儿颤抖。

林中受惊的鸟儿几声惊叫，跪在地上的女人心儿惊跳。

老太婆用她冷冷眼角扫了一下面前的跪者，又木然移开，吸一口烟。她那老年凹陷的腮帮吸起烟来更突出了那张口齿伶俐的小嘴，也显示出她对所有“卑贱者”的铁石般心肠。在那青烟袅袅的烟雾里，她思绪飘飘，仿佛又回到四十多年之前，那是她终生难忘的光辉岁月。那年月她是何等的气魄呀，自幼看到脾气很大的母亲任意喝斥家中效犬马之劳的男奴女仆。她也经常看到父亲在母亲面前大献殷勤——尽管他是财壮腰粗的大掌柜，老家有庄园，济南开有几个铺子。于是，她幼年的心中便以母亲为榜样，学着使唤丫头，举手就打，开口就骂，不中意就砸、就摔！而且，在母亲的影响之下她早就学会吸烟，说那是上等女人的气派！当40年代初期中国大兴的马拉红顶子轿车载着任性的她来到这个小清河畔的中农人家，来到这个死过女人且有一男孩，但十分漂亮的男子家中的时候，后边几辆轿车上不仅拉着闪光放彩、轰动四乡的各种名贵嫁妆，还有两个使唤丫头，那丫头给她捧着黄金锅儿翡翠嘴儿长烟袋。她伸手穿衣，张口吃饭——厨师也是从娘家带的，婆家请不起大厨师。她起得身来先喝茶——丫头必须早起烧水把茶冲好，然后再递长烟袋。稍不中意举手便打，呼喝一声丫头赶忙给她下跪，任她去踢去踹，再不就那长烟袋锅子去砸她们的头。丫头算什么？在她眼中公公婆婆也都是丫头仆人，漂亮的男人在她的财势面前也只能充当一个称心的玩物和男仆……可惜，解放的炮火把她那凌驾世人之上的富有轰个粉碎。然而，多年形成的习惯与气质无法变更。丫头们都解放了，金银财宝都让人家抠走了，漂亮的男人同自己一样变老了，她却依然觉得是个凌驾人上的人物，要求儿和儿媳奴仆般地侍奉她，举手就打，

开口就骂，动不动要他们在她面前下跪。

此刻，只这般也不能消她的气。她已经恨透了面前的儿媳。然而那恨又不好直出她口，于是她便想方设法去折磨，以逼迫她离去。可是儿子不松口，小两口儿恁般的恩爱，这让她也恨起儿子来，而且恨得咬牙切齿！

怀抱幼子、面黄肌瘦的儿媳跪在地下怯怯地开口：“娘啊……”

老太婆猛扭头，鹰般的目光凶狠地朝儿媳横扫一眼，厉声呵斥：“有你说的？”

儿媳心儿一抖赶忙住口，再也不敢说话。

跪在地上的儿子想替无故受屈的媳妇解说两句：“娘啊，你别怪她……”

老太婆当即啐了一口：“呸！没出息的东西。给媳妇讲情？”

怯懦的儿子忙闭上口。

那支燃着的香烟将要烧到手指，她才扔到地上。呷一口香茶，换了一换盘得有点儿酸痛的腿。响亮的咳嗽一声，脚下跪着的一男一女立时哆嗦一下。她十分满意自己的威风，得意地膘一眼对面那个木然的老男人。老头儿感激地报以微笑。此时此刻他只会这样。老太婆又响亮地咳嗽一声，威严地对着跪着的儿子发话：

“说吧，爹娘就是要你一句话！”

儿子知道母亲要他说什么话，脑袋又垂下许多，只是不语。

“说呀？”

“……”儿子的嘴上像贴了封条。